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五月壬寅朔詔孟饗景靈宫令平江府温州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潮州准此　朝奉郎劉𫎇為浙西江東制置司随軍轉運使𫎇建議於浙西民間預借秋料苗米許之此據今年五月壬子沈與求奏狀修入與求乞竄此令其從違當考　顯謨閣直學士程汝文既告老至是有詔召汝文而言者奏

其慢上廢法且卯翼皆蔡京不可用命遂寢

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

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直

顯謨閣晁汝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罷以

示好惡及是進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盧知原宋煇

皆當貶矣臣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

斥目為其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上曰朝廷

人材豈有易相一切進退按此句上下文疑有脫誤第以簡儉褒汝

舟則好惡自明如汝為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汝為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為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日歷宗尹麻內兼帶知樞密院事而玉堂制草無之按宰相兼樞在六月甲戌日歷恐誤時江北荊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按諸路鎮撫使桑仲李成孔彥舟薛慶皆起於羣盜翟興劉位皆土豪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吳翊趙霖馮長寧皆攝官朝廷

及大臣出使所除惟趙立陳規解潛岳飛范之才而已　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盜據者以十數

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上

決意行之遂以為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

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

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再失之

乙巳起復承務郎張斛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

或寄居者慮人情猜忌妄生事端望量移入以南州軍

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斛已見二年三月辛卯）時給事中

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

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犯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陣號為簽軍彼其刼質以来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為將臣所招逰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它類此俟其入犯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為而不歸我哉況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户絶必多如令有司

籍定田産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藻疏不得其時因斛疏附見

丙午集英殿修撰主管亳州明道宮鄭僑年添差通判宣州僑年億年弟也以其家流落為請故特命之已而言者以為故事未有以論撰之職而佐藩州乃降充直秘閣

丁未詔越州投拜官已放罷人令吏部並與何人差遣先是有詔貸浙東官吏降賊之罪正月丙辰　按此詔在正月丙辰原本作五月誤今據前文改正而知越州傅崧卿復奏罷之三月庚申左司諫黎確論其本脅從又言國家失信可惜故有是命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將分往山後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

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維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避暑於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儒州望雲縣之望國崖左監軍昌留居濰州而完顔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自韭山寨率衆歸於節制軍馬劉位惟忠鍾離人先是軍興詔許軍民自保惟忠乃據韭山為寨壘石為城周圍四里民之願依者凡萬餘人屢與羣盜戰金人以孫興知濠州三年十一月屬縣皆聽興

偽命惟忠獨不從至是棄山寨歸於招信縣位以惟忠為左軍統領

己酉權知光州吳翊奏東京陷又奏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庚戌上謂輔臣曰朕待充至厚胡為乃爾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為恨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　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草舊制也

辛亥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

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甚貴
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
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除省郎則遴精而真材
出上曰善　武畧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江東宣撫司前
軍統制王德為武顯大夫忠州刺史録斬劉文舜之功
也　是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
戚方戰於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
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

之晏始至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趣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師古踵至連戰不勝遂引衆入城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為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壬子㵾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為吏部尚書戶

部侍郎葉份試戶部尚書（熊克小歷葉份除尚書在三月今從日歷）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試刑部尚書徽猷閣學士知泉州謝克家試工部尚書時法原始離蜀（法原明年十一月壬子奉祠）克家前自台州入為尚書未幾去至是范宗尹再引用之

中書舍人綦崈禮試尚書吏部侍郎給事中汪藻試兵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時從官隨駕者惟崈禮及藻兩人它在道未至也尋又詔崈禮兼直學士院（日歷己巳崈禮兼權直學士院按此月二十三日甲子分鎮詔書係崈禮所草不應除命乃在其後疑是十八日己未降）

旨而日歷誤繫之二十八日也今且附此中書舍人李正民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徽猷閣待制李擢並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席益胡交修並試中書舍人　太常少卿陳戩充徽猷閣待制兼侍講　左司諫黎確試右諫議大夫監察御史吳表臣守右正言　直龍圖閣辛炳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解習為太常少卿王明清揮麈後録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為郎於朝未嘗與人接談敵騎南犯西北闕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沉鷙有謀遂除直龍圖閣知河中府竟沒於難世人以饒舌掇禍者多而習乃以鉗口喪軀昔所未聞也按史習以靖康元年六月自右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河陽自

後不見除目而當年十一月河陽之陷守臣燕瑛出奔則死難非習也明清錄蓋誤

宣教郎陳與義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與義希亮曾孫希亮眉山人嘉祐太常少卿宣和末常為符寶郎坐王黼累斥去至是再召朝奉大夫添差通判衢州侯延慶行尚書都官員外郎

是日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擄財物執李梲陳邦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完顔宗弼屯六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為煨燼梲道死宗弼以邦光歸於劉豫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

敵去以所部邀擊於静安勝之飛還屯溧陽後軍統制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東猶無警安撫使直寶文閣張績尚守揚州節制濠州軍馬劉位領衆在横山軍中惟飲博而已逮金人據六合於是真州為羣賊所擾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江駐於溧水溧陽之間敵又入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績乃棄揚州敵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往来不絶宗弼既犯浙西和州粗留兵戍守然無一官

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港諜知建康敵騎絶少欲引兵入之會青為牛所傷瘡甚遂不能行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為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岳飛之擊敵於静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需糾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此時建康守臣諸書皆不見日歷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己亥右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需狀朝廷委在建康首尾四年糾率鄉兵掩殺敵衆随岳飛收復本府而需權府實及三月任滿已替之後不期與李光不足遂蒙奏劾送提刑司體究大理寺看詳係蓄人退後入城約

法作上書詐不實該恩原免奉聖旨與改正以建康知府題名考之趙璞八月四日到任需所稱權府實及三月當是五月初間故繫於此日歷紹興二年六月十日李光申通判錢需七月十一日成資逆數其到官當在今年七月未知此時為何官故且云權通判俟考　時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方持喪詔起復故官知建康府邦彥不能行邦彥知建康不見除日五月十四日降旨趣行今因敵去建康附見　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護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

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儒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令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罷行之申節張浚等止降指揮勿爲詔令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之議擇其便利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御宸翰禱於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

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劉光世軍名見六月丁丑浙西預借米已見此月壬寅功罪簿見此月戊午今但舉其畧與求所言越王之子乃崔紹祖明年十月戊子行遣

癸丑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政事守既秉政范宗尹語之曰今日國勢政如人之疾病沉痼方篤稍施駛藥立有傾仆之患要使施設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戮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抑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御史中丞趙鼎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陞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監察御史張延壽守殿中侍御史　詔戶部賜韓世忠白金三萬兩為犒軍之用　言者以朝班多闕請命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士二人仍令執政同擇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名擢以備獻

納諭思之職從之於是范宗尹為政多引用靖康圍城得罪之人故言者以為請此恐是黎確建言當考

甲寅金人陷定遠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節制淮南軍馬閭勍為所執初山東盜起濮州人史康民因迎神會有繖扇儀從之物藉以為資遂擁衆作亂轉至淮南往来於淮泗間有張文孝者在其軍中後畔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為一軍勍之節制淮南也自山陽渡淮至泗州文孝出城迎拜勍甚喜與文孝偕至

招信縣節制軍馬劉位禦之文孝戰不勝與勍往濠州屯於黃連阜文孝名為迎勍實挾勍也是時康民屯於韭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阜破其寨邀勍以歸屯於定遠縣勍猶以節制之職傳檄河南諸郡敵將周企在壽春偽知濠州孫興以告企遣其將趙壽統兵自渦口渡淮是日入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歸壽已自北門入執勍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使臣趙宏救之得免宏湯陰射士也初為岳飛部曲勍從飛假之

勍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又不可敵怒敲殺之訃聞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謚壯節此據趙甡之遺史增修遺史但云金人周太師據日歷今年十二月癸未壽春府所奏即漢兒周企也奏稱四月內濠州告急而遺史勍之死在五月十三日甲寅相去不遠今從遺史又云執勍者亳州大太師而奏稱北人趙壽到定遠縣見陣壽即大太師亦未可知疑不能明也是日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於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既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

乙卯參知政事王綯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絢力丐免上雅重絢御筆除絢資政殿學士范宗尹進呈上曰絢嘗為朕宫寮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故有此除宗尹曰故事已嘗任資殿而除執政若不以罪去則必進職名乃以絢為大學士　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完顔宗弼既渡江和人共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逮敵北歸復圍之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閲數日宗弼親督衆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

角發強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登時擊破之此據龔相記歷陽死事修入　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景歷陽令詹譽司戶參軍徐熋歷陽尉成忠郎邵元通皆死譙樓上敵裂其尸以狥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西麻湖水寨推鄉人一二豪者為統領霖時在江東間關赴難軍民言於朝故命為守後贈昌祚三官録其二子景熋元通皆推恩有差霖嘗為直徽猷閣坐贓廢龔相記歷陽死事云朝廷即除趙霖滁和州鎮撫使賈直清知和州張孝祥記龔揖死事亦同按史趙霖實領和州無為軍而滁州

乃劉位所領又賈直清以紹興二年二月癸酉自起復右宣教郎新江東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用霖奏通判和州相孝祥皆土人所記宜不謬不知何以與日歷不合

三省奏探報金人渡江盡絶詔新知建康府權邦彦疾速入城撫定軍民邦彦卒不行

丙辰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充顯謨閣待制知虔州衛從行宮在虔故就命為守　是日荆南安撫使解潜始至枝江據潜紹興三年六月乞除代狀云建炎四年五月十五日到任故繫於此

丁巳詔劉光世移軍捕戚方　初朝廷聞登萊多積粟

會沿淮水陸捉殺使李彥先自東海縣遣使至行在彥先入海事見范宗尹欲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輔臣三年正月

臣進呈宗尹慮舟為金人所得上曰此非所慮但登萊道梗今既未能優䘏反責其輸粟於理未安遂止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浹而賦斂無厭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哉艱難以來山東道梗太上皇帝慨然念德澤之不及撫恤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固結東民以圖恢復之效而大臣慮不及遠乃欲轉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意之所不取也

是日楊勍引兵犯松溪

縣界為民兵所拒不得入還犯婺州廹處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兼管内安撫使梁頎吉募能説賊者布衣章雲就應命遇於刔坑賊許諾既至城下官軍掩至賊以為賣已遂殺雲就入其郛頎吉遁去頎吉燾子雲就麗水人也處州守臣兼管内安撫諸書不載今以紹興六年七月九日頎吉乞改正過名狀修入

戊午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試侍御史　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位太中大夫上請給事中書舍人告謝日即賜三品服滿二年為真補外者除待制未

濫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詔樞密院以功罪簿授諸將隨事即書之師還日繳申本院不得續添以革冒濫用沈與求奏也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為亂既誅為首者遂廢其班事見三年十一月壬午及還會稽乃命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嚴然皆烏合之衆至是趙鼎因奏事言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

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舊章獨不敢議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廷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也上悟尋復舊制熊克小歷云宰執奏事趙鼎留身云云按閤門令執政官不許留身

或是鼎因曲謝而奏此也今削去二字

庚申故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追復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黎確奏野為杜彥所殺且言野在宣和間不受贈遺門無雜賓乞加褒贈詔用確言仍官其二子確嘗為野所薦論者非之此據紹興二年三月沈與求劾疏增入

辛酉詔侍從臺諫並赴都堂集議分鎮利害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直龍圖閣知宣州李光以守禦之勞陞右文殿修撰

癸亥朝奉大夫陳桷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桷嘗為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桷行在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掊尅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寛恤之名而實皆掊尅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甚哉掊尅之吏之為斯民害也盖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椎髓無所不為而民之咨怨初不遑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乎 右文殿修撰知常州周杞罷敵之入犯也杞棄城走至是言者論其苛虐浙西

制置使韓世忠亦奏杞殘刻害民乃罷之仍奪其職

詔河南北陜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名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用都官員外郎侯延慶請也　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言臣獨立寡與不善奉人杜充當權求一節制即能殺人遂因申明軍事頻觸其怒幸陛下保容而大臣切齒恨臣未嘗一日忘念含沙射影尚能殺人况當路大權生死在手臣不容無懼病軀晚景何以堪任伏

望斷自睿志令臣守本官致仕詔不許光世此疏似指呂頤浩言之然此時頤浩罷相已近一月未知光世何時所上當考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邉無蕃馬之虞永惟凉眇之資屨此艱難之運遠廵南國久隔中原盖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於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盖將崇屏翰於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閫外若轉

移其財用與廢置其屬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既並享於終身苟功烈之克彰當永傳於後裔尚賴連衡之力共輸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綦宗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方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它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内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

朝廷名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死守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呂中大事記自范宗尹裂諸侯為鎮撫使而李成敢於犯江浙桑仲敢於窺蜀紹興以來雖李成摧破張用招安李允文革面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范汝為據建州楊么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鄧慶襲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之民皆盜矣　侍御史沈與求等共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脫身先遁致失蘇

杭詔望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其親兵隸御營前軍統制王𤫊先是上與輔臣言及望張守曰三吳之人恨不食其肉上曰此不可全罪望乃朕不知人之過既而言者不已乃降望為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詔軍民殺耕牛者抵死　朝散大夫直秘閣通判楚州賈敦詩除名連州編管坐嘗欲為書降敵為守臣趙立所按也

乙丑武畧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賛舍人知河南府充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時河南已為敵所據興寓治伊陽山寨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内安撫使趙立為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完顏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賫書誘立令貢税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将出就戮偲大

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於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　淮南兩浙宣撫使司統制軍馬權知滁州劉位為滁濠州鎮撫使兼知滁州時滁州為賊張文孝所據而敵將孫興在濠州位猶與其徒居横山寨已而敵將之在壽春者召興還北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玠權知州事玠用司户參軍江洵武謀囚投拜官張宗望及僞知州陳浩然於獄復

用建炎年號以洵武權通判　朝奉郎知和州趙霖為
和州無為軍鎮撫使兼知和州宣教郎權知光州吳翊
為光黄州鎮撫使兼知光州仍賜三品服　右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李成引衆在舒州即以成為舒蘄鎮撫使
兼知舒州成雖受朝命稱兵如故　沿淮水陸都捉殺
使李彦仙在東海縣即以彦仙為海州淮陽軍鎮撫使
兼知海州先是秉義郎馬士宗僑居海州金人使持檄
書招彦仙捄拜彦仙執士宗以聞前一日詔士宗除名

編管韶州而彦仙有此命　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知高郵軍薛慶為承州天長軍鎮撫使兼知承州始議以慶兼領二軍而名不稱乃陞高郵軍為承州以泰州興化縣隷之慶故為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来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綿三百里水賊張榮往来其中榮梁山濼取魚人聚衆梁山濼有舟數百嘗刼金人杜充為東京留守假榮官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軍中號為張敵萬金人之陷揚州也榮乘間以

舟師自清河而下溯舟皆載糧食駐於鼉潭湖積茭為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慶與榮通和承州賦輸皆得達而立不與之通賦入路絶由是楚州乏食　朝奉郎盧伸監行在都進奏院自軍興此官久廢至是始除之日曆紹興二年閏四月十五日湖州奏編管人前朝奉郎盧仲該元年九月大禮赦乞量移而不見事目進奏院題名建炎四年盧伸紹興二年徐立之而亦不載伸除罷日月按伸建炎三年隨僞縱北使逃歸爲烏珠持嫚書至明州行在後來不知坐何事編置今併附此俟考　是日楊勍破松溪縣權南劍州林仲堪聞之焚其庫藏棄城而去

丙寅入内東頭供奉官梁邦彦還所寄資爲武節大夫秀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

戊辰統制官岳飛獻静安金人之俘上呼入譯問得女真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隷諸軍上因謂大臣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静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宫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懌久之　三省言江道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江東西爲三帥鄂州路領岳筠袁虔吉州南安軍江州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

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並為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置安撫使於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道里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而建康重地反為支郡隷之議者不以為是紹興元年正月戊申八月庚辰又改　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内安撫使者並罷　初命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即邕州置使買馬建炎三年棫募人入

大理國得効用董文等十二人厚畀之鹽綵使至其國
善闡府求市大理王許之至是棫奏江西道不通乞自
廣西入閩中赴行在許之既而大理遣其臣張羅賢以
千騎至横山寨會棫罷歸事遂寢紹興三年四月戊申復通　修職
郎蔣安義進武校尉張大任坐受敵命知明州下吏當
死上特宥之安義除名瓊州牢城大任黥隸嶺外
已已詔御前中軍差充禁衛親兵三百四十八人並改
刺皇城親從司五指揮用趙哲請也八月癸酉又刺　布衣程

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鄰有警令即應援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為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金州王彥為右武大夫

初張浚自房陵西歸以京西盜賊玺起而金州為蜀之後門乃以彥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時永興軍路部將似達與其徒四百人謀殺將官張順不克亡去引

衆犯金州彦拒之於黄崗嶺生獲之浚承㫖授彦横行
言於朝詔補正
是月遣朝請郎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往湖南起發上
貢錢物此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家乞恩澤狀修入日歷蓋無有也 宣撫處
置使張浚承制以端明殿學士知利州充本路安撫使
張深提舉亳州明道宫中大夫新知荆南府張上行知
興元府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迪知夔州仍
並兼本路安撫使夔路置帥利路帥移治興元皆自此

始廸仁壽人也初浚之入蜀也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塗迎見之浚以為參議官與偕行庶旣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庶附傳知興元在紹興元年而晁公遡作庶傳載庶兩知興元一在富平前一在富平後皆不得其月日按利州知州題名張深罷帥在建炎四年五月而新守鮮于繪不領帥事當是以桑仲故移帥司於興元也日歷九月十一日庚戌張浚奏移利州路於興元府置司張上行移知興元府張深提舉亳州明道宮有旨並依二十三日壬戌張上行特授依前官職知秦州蓋興元帥臣先除上行而後除庶但庶旋以論事不合而去故不復奏事耳興元帥守題名記起自

紹興元年蓋無可考廸除蘄帥未知在何時然浚以廸與上行同章奏上則亦必在此月故牽聯書之

劉超據荆南府分衆犯峽州武經郎荆南府兵馬鈐轄渠成與戰為所殺後贈武功大夫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贈官先是張浚往川陝留統制官潘其一軍屯鄂州潘為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合遣筠犯復州所過無不殘滅於是超欲取郢澧以窺湖南二廣　張用自蘄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軍皆分屯四布時和州以東金人往来野無所掠乃採草木葉及凡動活之物得即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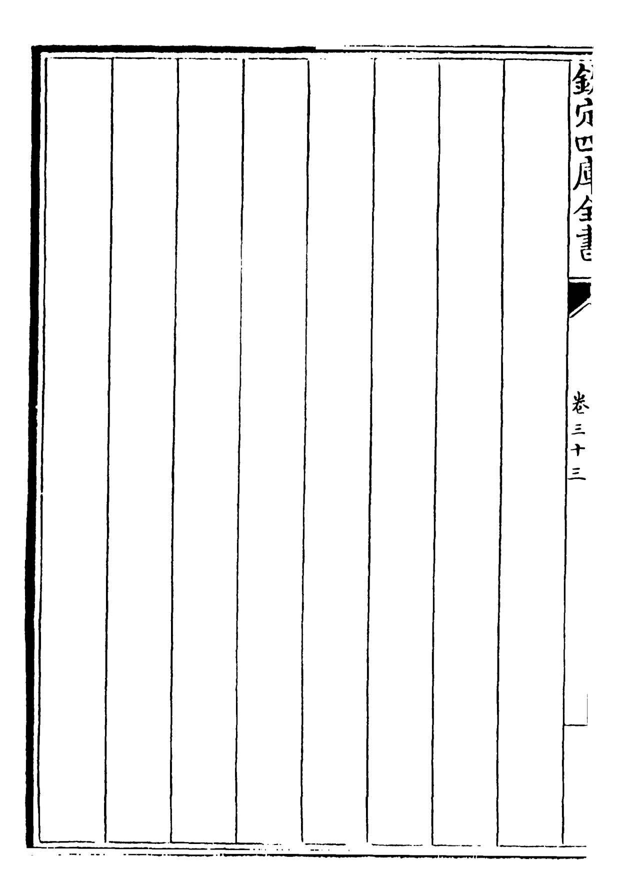
人皆困之　潰將崔增陷譙湖水寨增磁州人初隷永州防禦使閻瑾軍瑾棄泗州諸軍皆潰增走壽春境上聚衆至是自濠州轉徙巢縣得數小舟遂直攻水寨寨有舟數十皆淮西富民大賈不能拒悉為增所有增掠其金銀子女盡選強壯以充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伊都 原書作餘覩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衙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先是言者論今車駕所至雖未能據形勝占上游如古者建國之制而官吏兵衛煩衆其積粟聚財之計必有成謀然後六飛可以順動歲且六月矣似不宜緩伏望内裁之聖心外參之衆議早賜

處分使百司各舉其職以待巡幸故有是命議者又謂比年防秋未嘗不召羣臣咨以計畫迄無定論况事有幾微難於徧曉而積粟聚財屯兵拒守事節至繁非可以立談判頃刻聚議未必精詳望令各以所見條畫利害限三日實封投進詔令赴都堂集議有未盡者許實封以聞後詔在甲戌

通直郎万俟詠者工小詞嘗為大晟府製撰得官至是因所親携書入禁中乞進官二等上覽而擲之

壬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需言捕敵兵一名執政名問自言涿州人上曰此吾民也止令諸軍使令不可殺也若女真則不可留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為一司以直秘閣李與權為都轉運使降授宣教郎朱異承議郎張匯並為判官　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周望再責貽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用侍御史沈與求再疏也徽猷閣待制胡舜陟坐嘗為參謀官與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

野皆奪職坐尧卒于貶所時饒信魔賊未平與求奏顯謨閣直學士知饒州連南夫直秘閣知信州陳机殘擾害民以致生變机坐免官而南夫貶秩机豫子也豫已見元年四月戊寅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坐父子誤國降充集英殿修撰朝請大夫知處州梁頎吉罷坐寇至棄城也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按頎吉多取帥臣供給頎吉坐除名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

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為兩府兵權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闕並申樞密院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遣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是罷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壬寅罷兼樞密院二十九年九月甲午又罷機速房先是御營司有激賞庫專充軍書警奏

間探之用凡銀五百兩錢千緡為一料畫旨取之暨司廢庫存隸于三省出納浸廣矣　言者論江北之民誓不從敵自為寨柵羣聚以守者甚衆望訓以恩意有功者推恩從之　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故事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直顯謨閣知明州汝舟乞奉祠改主管江州太平觀日歷止書直顯謨閣張汝舟知明州不繫前銜都司題名汝舟奉祠在七月當考　直秘閣蘇遲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遲之除日歷不書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按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德音

是進當御則必非八月始除也今因張汝舟補郡附見按此注原本多脫誤今以七月十二日甲寅事參考改正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官也格之除日歷不載密院官屬題名在此月而御史臺題名書此月除右司蓋格除檢詳未久遂轉都司故題名略言耳格遷右司在此月壬辰其除檢詳不見本日因檢正官除罷附書之俟考　按此註原本多脫誤今以此月二十二日壬辰事參考改正

乙亥詔趣武信軍承宣使提舉亳州明道宮辛興宗統押所募秦鳳諸州良家子赴行在先是張浚以興宗為秦帥其後見孫渥才優即以渥代之故命興宗赴闕既

而浚復以興宗知瀘州興宗知瀘州史不見其贈官制云初煩上朧之役還為渡瀘之行令併附此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身朝官以上給勑初授官人給綾紙用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宗禮請也自渡江惟侍臣賜告其後稍及帖職遥郡至是漸復之

丁丑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光世所領部曲既無所隸因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

集英殿修撰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劉子羽充徽猷閣待制直秘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陞直顯謨閣本司官屬吏士自建康從張浚入蜀者並遷一官資以其遠役故也　是日戚方犯湖州安吉縣統制官巨師古與戰亡其卒千餘人詔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季陵

復為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敵國盛强盜賊充斥人所共憂者姑置未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時廵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權去於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而經營關陜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為宣撫處置

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尚在淮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設或當時侵犯屬車之塵縱能提兵問大臣罪如苗劉時事亦何及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於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於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黄潛善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吕頥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景衡飲恨而死劉豫杜充相繼颺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其能成功哉君臣之間義同一體廟堂出命百官承稟知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迹其可作威福以自便乎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陜右無敢言者夫區處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若安置從臣

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額事類此者無與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傷於太專雖陛下待之不疑臣恐自陜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墜塗炭無甚於今日發掘邱墓焚燒屋廬六親不能相保而戴宋惟舊實祖宗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

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盖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爵當賢禄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於理天下不心悦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大臣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畏强禦無徇私昵處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　起復寳文閣直學士新知建康府權邦彦為淮南等路制置發運使　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舜陟知臨安府直龍圖閣知越州傅崧卿移知婺州直
秘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陳師錫知越州　是日滁濠
鎮撫使劉位為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
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衆復至城下位即引兵迎
敵位逢兵衆數百以為己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
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為賊所殺權知州事茍某與
州縣官皆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閤門宣賛舍人知
泗州綱起復滁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

使後為立祠名剛烈位贈官史不載此據季陵外制附入

已卯詔南班宗婦為子孫食祿者並加賜緦麻親錢八千米三斛春冬帛各十有四匹綿八十兩袒免親錢米減三之一綿帛並減半　詔廣東轉運司募使臣押糧舟自海道至福州交納此據紹興元年十月十九日保義郎翁桌等乞轉官狀修入狀稱六月初九日已降指揮故附于此但紹興二年四月九日都省劄子稱建炎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降指揮令廣東轉運司糴米十五萬石乃在此指揮後半月不知何故當求它書詳考

罷臨安府守臣兼浙西同安撫使以防秋在近欲責任之專故也

庚辰命宰臣范宗尹提舉詳定重修勑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勑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勑局官就兼詳定刪定等官仍名人言編勑利害踰年乃成會要置詳定重修勑令所在此月七日今因命提舉官併入此

祕閣修撰知德安府陳規為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仍賜三品服規在郡四年屢破羣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世或以此疵焉時復州為盜彭筠

所擄規遣兵逐之以部將祖遹知復州　武翼大夫康州團練使觧潛為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潛自謫籍中為張浚所用言于朝遂復官而有是命時荆南殘破不可居潛寓治峽之宜都　直龍圖閣程昌寓為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仍賜三品服鍾相之敗其黨楊華楊太等聚衆于龍陽相雖敗而華等恃水出沒未已也太年幼楚人謂幼為幺故以幺目之先是昌寓以李允文之命權湖北安撫使會觧潛且

至昌寓引所部之郢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奏留昌寓鼎州故有是命　京西南路轉運副使陳求道為襄陽府鄧隋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仍賜三品服朝廷未知程千秋敗亡詔千秋以所統兵屬求道坐不措置鹽事張浚用便宜責求道單州團練副使安置忠州而朝廷未知也　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起復金均房州鎮撫使兼知均州仍賜三品服時王彦已戍金州而均房二州為桑仲所破守臣李倫清𦂳知綫

皆適之才不能之鎮而卒日曆紹興二年九月甲申倫清以朝散郎奏差知廣安軍二年八月壬辰右朝奉大夫前知均州李倫清狀建炎三年五月准敕差知均州八月五日到任至紹興元年八月五日滿三考所有到任任滿各轉一官酬賞已蒙宣撫司出給轉兩官劄子有旨令換給據此則建炎四年倫清尚在任而王彥行狀乃云倫清奔竄蓋蜀去朝廷遠故倫清得以冒賞也知幾本王燮部曲已見建炎元年十二月癸酉

彥鎮金州斂民倍常比屬縣莫敢抗漢陰令任城晁公休獨不用其令彥名至州因欲殺之公休不為屈彥亦弗敢害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聞其能召為糧料官晁公休事據晁公遡所作墓誌云爾不得其年因書王彥戍金州且附見此

朝請郎

直秘閣知淮寧府馮長寧（長寧初見二年二月丙子）為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仍賜三品服長寧自言招集忠義軍十餘萬大破敵兵故有是命　自軍興以來蜀綱之應輸内藏及内東門司者皆不至中書門下省以為言詔宣撫司督促赴行在　是日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金人于新塘為所殺時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衆衆閒出掠敵營完顏宗弼乃遣偏師築堡新塘以遏絶濡須之路

揖卒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歸道遇敵救大至其衆多赴水死楫為敵所得戟手大罵不絶敵臠割之時年二十二霖上其事于朝有司以楫卒衆無所受命而格楫原孫也原故兵部侍郎敵之得歴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為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凡十有八項皆

釐正之自越州駐蹕以来已收使人令吏部改正拘收付身毀抹三省奏令具濫賞名色下項脩蓋神霄宮推恩轉官減年應緣奉安等轉官減年除編修敕令格式及修國史推恩外應緣修書轉官減年應禮制等局所得轉官減年西城所措置田土及應緣木所恩例轉官減年應奉有勞轉官減年祇應有勞轉官減年修蓋宣德樓集英殿及掖造宮院池苑艮嶽及內外應干營造轉官減年之類催促燕山府路免夫錢糧一時推賞轉官減年進奉御前物色轉官減年駕幸省宅等處轉官減年催促五局木植并顏色轉官減年之類應緣開河部夫及應副錢糧稍草之類轉官減年應開封府大理寺趣辦獄空推恩轉官減年應緣修築舊城轉官減年應上件濫賞名色所得占射差遣之類應主管臣寮御書閣所得轉官減年詔上件濫賞名色令後並更不許收使按此事建炎二年十月丙子已降指揮

審量其後中輟故云申命但元旨不如是之詳耳

詔以度僧牒百賜河南鎮撫使翟興為祭告諸陵之用　右正言吴表臣論近世不以縣令為重故為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願擇可用之人必先使為縣令顧其才識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民縱或不能亦必强勉為善以期它日之獲用矣夫天下者積諸縣而為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有不治輔臣進呈上曰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縣令以至守倅然後内為郎外為監司又擇其賢者然後為

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上因言朕進用大臣固已考覈人才參稽公論而亦令術者論其命如卿等命朕皆知之蓋恐蹇薄之人難與共功名也　楚州鎮撫使趙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還

壬午執政奏以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上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

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熊克小歷執政擬前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為湖南提刑按史良貴宣和七年二月提舉淮東茶鹽靖康元年召還九月丁丑送吏部建炎元年五月除左司諫六月改工部員外郎罷去克所云誤也蓋日歷載張守對上語有云良貴頃為淮東提舉常平頗以風力有聞而克遂以為前銜不細考其履歷耳

權知汝州燕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王俊為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充河東路招捉使俊自言捍寇有勞不欲受翟興節制乞兩河差遣以自效故也

癸未召劉光世赴行在趙甡之遺史八月壬申劉光世來朝蓋誤

朝請郎

主管江州太平觀吳說爲福建路轉運判官說自言在明受間嘗上執政書論主上未正位號必召天下之變乞早賜裁決鄭瑴嘗奬其忠故有是命

乙酉成忠郎趙令佟乞說降戚方詔赴張俊軍前計議

令佟燕懿王後榮孝公世程孫也燕王生同安王惟正惟正生馮翊侯從讜從讜生世程

詔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先是安時請襲封事下禮官禮官以安時非嫡遂不許自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

至渡江始廢　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言東南遭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邱墟而國家迫於養兵征斂未息重以羣盜竊發官軍所至焚殘無以制之令欲卹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為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贓與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贓吏不聞朝廷

而爲佗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疏奏

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藻請八月丙戌指揮蓋爲此也

詔見責降人曾任宰執侍從官令檢正都司取索條具

文臣帶職武臣觀察使管軍已上令刑部疾速檢舉並

限一月盡絕毋令漏落以言者有請也自是宣靖執政

及圍城明受僞命之人悉皆收叙矣

丙戌鎭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呂頥

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太尉御前巡衛軍

都統制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觀文殿學士新除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於是三省請自今帥臣官二品以上者即除安撫大使繫階如鎮撫使例以示區别從之先是奉化賊蔣璉乘亂為變頤浩為所刼在其軍中上以頤浩故赦而招之至是復有此命且令樞密院遣使臣賫告就賜所至州守臣敦請上道　直秘閣知池州李彦卿移知宣州　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為

眞揚鎮撫使兼知揚州初仲威在平江縱所部擾民朝廷令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来治其罪仲威覺之引兵走興化縣欲犯鎮江朝廷聞之因有是命仲威至揚州其參議官林獻可代伶人為口號司理參軍楊庶戲之曰何不云路不拾遺獻可怒以告仲威執庶及伶人斬之士人無不重足而立

丁亥詔分鎮州軍因獲賊及守禦有功人不以分鎮前後令鎮撫使一面定賞内應補轉官資者申尚書省給

降付身此據紹興四年二月十二日程昌㝢為崔嗣義乞轉官狀增入日歴無之

戊子詔遣使撫諭邰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蒱博不勝取黒漆如馬蹄者用火熁去皆黄金也以償博負每博不下數枚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

千人隷王瓔軍後因以方爲裨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髙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爲敵人鄉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於敵驅質而来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毎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上以爲然

庚寅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所部赴行在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欵狀上曰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信妖盜太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蘄賽總兵會之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王德獲王念經未見本月日日歷紹興三年四月戊戌胡蒙奏秀州上兵閙富詐冒王承宣本軍建炎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饒州殺賊功賞補官按王承宣即王璞恐與此事相關當求它書參考上聞之不樂故有此諭王宗石當即念經也詔

荆南鎮撫使觧潜措置討備廵幸一行事務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滯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詔䕫路監司帥臣歸峽州守臣拘收係官舟船以備廵幸

尚書左司郎中韓肖冑權工部侍郎監察御史林之平

為尚書右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萬格為右司員外郎　徽猷閣待制趙嶸知建康府　通直郎鄧根知秀州周望之為宣撫使也以根攝守事至是用邦人請而命之　初山東之陷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人李齊聚衆沙門島密州人徐文聚衆靈山寺萊州人范温聚衆福島會河北忠義人薛送宗室士幹泛海南歸文勢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宋穩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百

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士幹岐猷簡王子也趙甡之遺史云文授武經夫夫閤門宣贊舍人擺史二人七月癸卯各轉一官甡之盖誤也遺史又云士幹下大理寺併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此事於史不見今且附此元符詔旨士幹政和八年四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未知此時為何官李齊范溫紹興元年五月丙辰所書可參考是日知六安軍邊其殺金人所屯軍三百遂棄城而去其徒因縱焚掠市井一空

甲午直祕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權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知鄂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先是允文

以宣撫處置使司之命權本司參謀官湖北察訪使節制軍馬招捉賊盜允文既以所部移屯而諸盜曹成馬友之徒頗為之用故允文得以自恣及沿江除三大帥而鄂帥就用允文由是允文益横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滕膺狀准刑部告示膺未勒停前係鄂岳辰沅州鎮撫使李允文下參謀官念膺不曾充李允文下參謀官乞改正按諸書允文未嘗除鎮撫使又鄂岳非分鎮地分不知刑部何以云然當考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福建十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

西以銀十萬兩錢十萬緡糴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糴之儲於越温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樁錢皆許為糴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予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以本院言自罷御營司別無官屬故也　初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繼先初見三年閏八月以覃恩特換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伎術雜流而易前班則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觧體上覽奏諭輔

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上曰繼先初未當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命遂寢 七月癸卯繼先除防禦使

中興聖政史臣曰以一人臨天下其勢常信不以一己之私勝天下之公則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當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

於無過之地也

乙未劉光世言今來充浙西安撫大使是為控制一路不獨治鎮江一府而止若使但守鎮江則與列郡太守同為守土之臣緩急別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鎮江守臣專主民事光世專充安撫大使隨宜從便置司時光世慮敵過江故預擇便地上覺其意乃詔光世許增辟通判餘不行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傅墨卿卒

丁酉郭仲威遣兵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

初趙令戭之死事也或詆其降敵朝奉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偉移書張浚白其忠偉又言知分寧縣陳敏識拒敵有功請除知洪州浚承制贈令戭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建分寧縣為義寧軍進敏識二官使守之時已贈令戭次對而敏識亦遷官浚蓋未知是日奏至詔不許偉江陵人也

戊戌宣教郎杜嵩送廣州居住嵩充子也時以御營使

司主管機宜文字在衡州李允文拘之言於朝乃有是

命

己亥封才人張氏為婕妤和義夫人吳氏為才人吳氏

開封人時年十六自上即位以來嬪御未備及是潘賢

妃從隆祐皇太后在虔州後宫近侍者惟二人而已故

封之　朝散郎江躋為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

悉上以其有史學它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

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

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説敷行被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上深以為然躋開化人也上語在六月癸卯　尚書祠部員外郎章傑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是月起居郎葉三省以直龍圖閣奉祠日歷不見後省題名在紹興元年六月恐誤按今年七月洪擬為起居郎今移附此　資政殿大學士陳過庭薨于燕山年六十後謚忠肅紹興元年四月已巳贈官

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乞以所部衛彔福帝姬赴行在上不許世清乃屯于徽州之黟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秋七月按是月辛丑朔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禀朝旨光世此請日歴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月戊寅兵部狀修入詔諸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指揮者並罷 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

為榮州防禦使落致仕以覃恩特遷也先是有詔雜流遇覃恩勿遷遙郡至是以命繼先富直柔奏靖康建炎之初吏部皆嘗申明武功大夫雜流伎術官遇覃恩許與不許轉行有旨不許轉行遙郡止令回授此事不見于日歷今併附見中書舍人李陵草制畧曰勉思藝諫毋忘藥言戒于驕淫保此休寵　斬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于越州市宣教郎袁灝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鄴同謀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翻故也尋詔以翻死事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為翻嘗降敵比敵兵之去

遂以印付翺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翺一官録其子云翺初贈官在九月乙卯改命在明年三月己亥今併書之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邦彥卒于桂州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令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上曰此固無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為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

為我用獨私卿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强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刼殺戮幾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移于河北次年移于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以赴公安劉光世提兵以赴鎮江亟召亟遣事尚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馬軍先儲

運漕更擇賢副先為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為安危實為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浚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撥四將人兵諸軍權在此月壬戌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乙巳詔婺衢信饒州豫蓄錢糧以備巡幸

丙午詔閩越商賈常載重貨往山東販賣令沿海諸州

禁止

丁未太尉奉國軍節度使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為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世遷延不之鎮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光世不念兩朝大恩乃欲豫擇便地自求暇佚中外憤之願趣就塗前一日詔以章示光世仍加使相以遣之光世以父名為嫌乃換武寧之節貼麻改命

戊申詔臣僚至都堂自正一品外佗並在執政之下著

為令為劉光世也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以捕鍾相功真拜利州觀察使充辰沅靖州鎮撫使兼知辰州王明清揮麈第三録云方務德守荊南有寓客張黙者魏公之族子出乃翁所記建炎荊州遺事一編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荊南城時朝廷方經理敵兵未暇討捕張单騎入城説諭彥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保奏求賞彥舟出師一戰而勝張遂令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至夔又説降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數舍道遇族凡攫金不得乃見魏公言張三受賊賂甚厚其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正令彥舟屯荊南彈壓鍾相餘黨魏公悉不從令往黄州屯駐其徒皆不樂遂率衆渡淮降金按彥舟以建炎四年二月受傅雱檄討鍾相三月

獲之七月拜利州觀察使知辰州尋改除鼎澧鎮撫使彦舟為馬友所逐引兵之江西紹興元年秋除蘄黄鎮撫使實代李成二年夏權邦彦入樞府彦舟聞之乃叛去降偽齊以本末考之彦舟賞功及除命皆出朝廷與宣司别無干涉况賞典已不薄又距其叛去蓋踰二年俱與張所記不合此蓋其飾説令不取　宣撫處置使張浚獻金一萬兩以上令浚措置財用赴行在故也

辛亥詔遣官措置海道　軍賊楊勍自稱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統制軍馬受劉光世招安光世以聞詔放罪時勍已聚衆三千人復犯永春縣乃命統制官李捧

速往捕之遣李在七月己未 承議郎范正與直秘閣正與純仁子也在劉光世軍中累年故有是命

壬子朝散郎張綱為尚書司勳員外郎綱金壇人也

癸丑故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許歸葬先是范宗尹用赦量移徐秉哲吴幵莫儔王紹王及之胡思等諸人故其家以為請林泉野記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等皆不聞奏議者譏其不公按史不見秉哲等移放月日而時雍家陳乞狀云同時得罪之人皆已生還鄉里則其移放必在此前今因書時雍事附見 崔增既破譙湖水寨有大小舟數百遂犯太

平州圍其城守臣郭偉盡力禦之荻港廵檢王宗射中增之中軍將劉順賊少却偉引兵下城與戰賊乃觧圍然亦未退

甲寅詔汪伯彦張澂錢伯彦邵溥並許便居以檢正都司檢舉也初伯彦等三人以散官永峽州安置而澂分司居衡州至是用德音皆復之　詔總領四川財賦舉官如陝西轉運使例用張浚請也

乙卯劉光世言平江去大江不遠其利害不在鎮江之

下乞移大使司于平江府遣本軍練歷統制官一員以重兵屯鎮江與光世相為犄角詔不許　宣撫處置使張浚請宗室非嘗犯贓私罪者許具腳色申本司赴四路轉運司注擬從之自熙寧劉制宗室不許調川陜官至是宗室避難入蜀者多故浚以為請　是日二帝自韓州移居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從居之臣謹按北狩行録云庚戌中元遷五國城乙卯十五日也故附於此日　時越王偲鄆王楷已薨靖康皇族數云二王

亹于韓州烏登路都統錫庫者以金人之命減去隨行宗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宅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皆相與號呼而出于是宗室仲晷等五百餘人皆移居臨潢府而内侍黎安國等數百人在遼東從二帝者惟晉康郡王孝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而已有奕吳榮擴王子也上皇之在五國城也其貝勒赫伯之通事慶格詐傳赫伯之意求北珠上皇予之它日事覺欲殺慶格遣人

質其實上皇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以手加額已上並據北狩行録初敵之挾天屬以往也右監靖康皇族數參修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士跂得間遁去居邢州至是結約土豪將舉事為人所告捕至京師戮之後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士跂濮王曾孫也此以乾道會要增入據其子所陳乃今年事不得其月日故附見二帝東徙之後俟考

丙辰户部尚書葉份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時侍御史沈與求論份嘗受張邦昌偽命在圍城中買宗室女

為妾份不自辯力求去上命執政召至都堂諭旨既而大理劾治買妾之人乃葉三省也與求上疏待罪詔釋之　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收本路諸將王民魯珏劉琬戚方之軍合萬有一千人赴行在詔以方軍隸神武前軍餘軍分隸統制官李捧陳思恭張俊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時言者論陛下即位已來凡三因赦令欲復元祐臣僚及上書停廢人官職恩數日月不為不久然其間德望

之偉如呂公著范純仁皆未盡追復生存如李積中尚未改正況其他乎蓋朝廷嘗令有司條具而不限以月日故至於遷延嘗令州郡照驗文書保明然其告敕未必皆存故至於沮格嘗令子孫詣公車自陳然其子孫或湮微貧乏故未能自列此其所以久而未復也臣愚以謂元祐之宰執侍從大率多賢其德行事業皆在人耳目其元任官職易以追考又其餘官若程頤鄭俠孔平仲司馬康江公望孫諤張庭堅龔夬晁補之黃庭堅

呂希純歐陽棐張耒商倚畢仲勝王鞏李格非王回范正平李積中皆其姓名官職章章可見臣愚欲乞特降親筆應元祐窜執侍從前項程頤等並與盡復官職贈謚盡還致仕遺表恩例其間德行之不顯職業之無聞如葉祖洽葦量復官職可也自靖康初稍復元祐諸臣官職或録用其子孫然輕重不倫且未能徧及故議者數以為請時方多故亦未克舉行焉　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浙西江東制置使張浚並罷以本路安撫大使

劉光世言兵火凋敝之餘不任三處節制呼索故也

戊午中書舍人李陵試尚書户部侍郎　武功大夫新肇慶府兵馬鈐轄魯訥罷訥初以貢獻得官後忤梁師成為廣南轉運使鄭良所劾以多藏寶貨服用擬乘輿得旨令良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其弟誼坐拒捕誅死訥亦配海島靖康末復舊官及是上憐其無辜諭輔臣而有此授訥猶上書乞郡不已言者謂訥因請託得之上曰朕何嘗有此遂罷其命　詔加封吴將甘寧為昭

毅武寧靈顯王寧有祠在興國軍之富池以劉光世有請也

己未詔明越州禁山東游手之來販糴者時海寇諸州米麥貴踴明州進士林東德言積粟之家利其高價皆傾廩以鬻之正恐因緣為姦以泄中國之機又且耗吾國計以資寇糧不可不慮乃命禁止焉　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京西制置使王以寧為桑仲所逼以所部走潭州以寧以本司便宜之命節制湖南軍馬更易全

郡守臣科歛無度官吏有被誅者民甚苦之至是以寧言欲赴朝奏事而病未能行請以所部于岳鄂潭州聽旨詔以寧還本司供職時以寧已提兵在長沙而朝廷未知也

庚申武功大夫昌州團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浚薦也岳侯傳云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充通泰鎮撫使按史知常州周杞今年五月放罷已差下人章綜張銳改除令徐天民疾速之任不知所云林茂為誰當考

辛酉武翼郎樞密院准備差遣程寶特遷一官先是遣

寶賫御封香閤道往京西諸陵祭告踰年乃還故有是命

壬戌臺諫有請以所論事行否劄下照會者范宗尹曰頃吕頤浩作相凡言官所論或朝廷已有措置或所聞不審劄下某人照會臣在臺時每與趙鼎論及此事以為朝廷但當容納可即行之不可則已不必相與較是非也按此時黎確為諫長沈與求為臺端而確乃宗尹所薦與求多與宗尹異論疑是與求建言當考

大抵言者有建明若朝廷一一行之則天下不勝多事

因舉李沆之說以奏上以為然

乙丑詔前宰相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邦彥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並復銀青光祿大夫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吴敏復通議大夫前執政光祿大夫知潼川府宇文粹中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王孝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王易簡顔岐許翰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並復端明殿學士責授單州別駕耿南仲復宣奉大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襄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馮澥並復中大夫前侍從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陸德先朝奉郎孫覿並復徽猷閣待制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葛勝仲復集英殿修撰責授成州團練副使盧襄復中奉大夫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趙子崧復朝請大夫前管軍責授海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王元責授秀州團練副使賀州安置左言皆許自便易簡潯陽人嘗為淵聖宫寮恩數視

執政勝仲江陰人事上皇為大司成自絅粹中易簡岐翰覿子崧外皆坐專守和議及朋附京黼邦昌苗劉次第遠貶至是范宗尹為政悉用赦而復之既而言者奏安中懋開邊釁不勤王翰趣戰子崧棄城覿草降表皆不當叙乃詔更俟一赦取旨時邦彥南仲已死而朝廷未知也　詔統制官李捧張宗顏各貶秩二等仍令捧趣往招捕楊勍初朝廷以勍叛命捧宗顏陳思恭三將討之比勍破松溪五月乙丑而捧始至浦城縣後三日宗顏

亦至皆不出兵劾既去松溪五月戊辰二將乃離浦城六月辛未賊又掠建州六月丁丑捧宗顏乃趨南劔州與賊遇遂歸思恭不至南劔而還時賊猶未平三人皆言已行殺散侍御史沈與求奏殺散者未獲賊之異名今三將軍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故有是命

丙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奏隆祐皇太后已至信州乞權于本州歇泊始議以巡幸荊南道由信上故益請之三省言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內侍李珪于太后

處妄有奏陳乃詔令分析

丁卯户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去處申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真州王冠為建康府路兵馬副鈐轄本府駐劄　是日金主晟遣西京留守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韓昉册命中奉大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

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其冊文畧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懲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冊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昉有文學仕遼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熊克小歷云張匯言九月九日立豫而豫傳云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按金人冊豫文首云天會八年七月辛

丑朔二十七日丁卯蓋金以七月丁卯遣使而豫以九月戊申受冊戊申九月九日也蓋豫傳誤作五月而充遂因之偽冊文不足録書姑摘其一二以補史闕張匯節要以偽齊階官為輔國大將軍冊文乃右揆令從之

偽齊録冊文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已私職在牧民凾知王者為公器威罰既以殄罪位號宜予授能昔有遼運屆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

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鉞而拯黔黎舉白旗而整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即從來請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已下二百一十五字指斥不録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期息民不料豎儒難承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已下八十八字指斥不録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

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援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予歷試厥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持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槖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撿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禄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實封二百户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

付爾封疆並從楚舊吏須安集自定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藩王室信以保邦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戊辰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遣其子之傅進士田震來奏事上召對以震為將仕郎震命官在八月庚寅

己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𤫉以所部屯信州先是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衢婺等州未經殘破正當敵騎來路此數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緩急不可不慮故命𤫉以本軍守之𤫉請合措置事許一面便宜施行詔軍期不

可待報許行訖以聞不得因而騷擾生事璞便宜之命在此月壬午

中大夫知平江府湯東野為江南路都轉運使先是東野乞閑慢差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數稱其才上謂浚曰東野若欲來行在則不可當令換一外郡又謂范宗尹曰趙鼎嘗言東野與李廸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煩劇不可處獻納之地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于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但東野刻剥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然卒有是命既而言者奏其

在平江刻剥及棄城之罪乃貶東野二秩上語在是月乙丑東野貶秩在十月甲戌 右文殿修撰胡松年起復知平江府松年朐山人也 朝散大夫吴懋知明州 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寳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令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劄令冲投進從之

崔增圍太平州不克庚午引去

是月朝請大夫洪擬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擬光祖

父也光祖已見三年三月癸卯宣和中嘗為侍御史為王黼所逐至是復用之熊克小歷今年十一月載擬諫移蹕事猶以擬為起居郎而後省題名以為此月除中書舍人日歷擬除舍人在八月甲午三書皆不同按紹興元年三月己酉給事中陳戩奏狀有云建炎四年起居郎洪擬兼權中書舍人止立起居郎班則是擬以左史兼西掖也題名脫漏據葉三省今年六月自起居郎罷去而劉棐九月除起居郎當是擬以七月除左史八月遂遷西掖耳今且附月末俟考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庭備檢銍衣兄子也此事史不書以王明清揮麈録修入樞密院官屬題名銍以今年七月權密編不見罷時今且附此月末初

程千秋既入蜀其後軍將王闢復叛去至是陷興山縣遂破歸州闢不知地利帥臣直龍圖閣張上行檄本路兵馬鈐轄中亮大夫貴州防禦使田祐恭率義兵以木弩射之闢敗去祐恭思州人也（此據趙甡之遺史及今年十月夔路安撫司所奏修入劉長源奏議云富平之役王闢潰兵直破峽州與史不同恐誤）

張用據漢陽軍初用在淮西其軍乏食遂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于三龍河曹成屯于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郢州不絕至是用所部魚磨山寨軍亂將佐王林孟振等

殺其統領官馬某林相州人嘗爲敵所擒盛以布囊寘
船艎上以刀斫其頸棄黄河中復得活謂之王八刀用
聞之疑諸軍圖已遂棄其軍去願從者一二千人至漢
陽會沿江措置司右軍統制馬友屯漢陽境上宣教郎
知軍事范寅亮懼倉庫不能給乃以印授用用遂爲知
軍鄂州路安撫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聞之遣其將張
定國往招用遂濟其師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遂濟
度乎定國懼以其兵叛自漢陽界掠強壯而去允文遣

水軍將張崇追之不及允文乃以宣撫處置司便宜之命徙寅亮為沿江措置司提領官而以友知漢陽軍用為鄂州路副總管寅亮致虛從子也用往信陽在五月今從趙甡之遺史

聨書之遺史云漢陽知軍范某而無其名又不書馬友知漢陽事此以今年十二月馮康國奏允文狀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烏登原書作烏東誤今改正

錫庫原書作習古誤今改正

貝勒赫伯原書作孛堇昌八誤今改正

慶格原書作慶哥誤今改正